成人組・短篇小說

佳作

楊沛容

屏東人。淡江大學，微光現代詩社一員。寫小說也寫詩，詩作曾刊於《乾坤詩刊》、《衛生紙+》。

漏水

一、房

漏水發生前一天，她是滿身大汗從夢裡驚醒的，並不是因為做的夢本身。

夢裡她在一間很西班牙的房裡醒來，白泥糊的牆，白磁磚的地光滑。光線也是白的，灑進白簾覆蓋個人簡介的窗。

她知道那裡是誰家，但她不知道自己只是借住一宿的親密朋友，或者也已是其中一分子？總之她剛醒來，電話就響了。是很懷念的兩個人。不是夢中很懷念，而是現實中很懷念，那兩人都是大學時期的學弟，不同科系。在夢中聽到聲音的當下她才發現，原來懷念是能從現實生活蔓延的。電話裡說，忘了帶鑰匙出門，知道她在家，要回來拿，請她幫忙開門。

她翻身下了柔軟彈韌的雙人床，指尖觸過枕頭套、被單與床單是麻的觸感，走出光線陳舊，昏黃浪漫的房間，光腳走下短短的幾階木質樓梯，她到了二樓。不知為什麼她就是知道，二樓三樓都是「家裡」，但一樓不是。

門鈴響了她去開門，懷念的兩個人都穿著背心短褲，彷彿要去打籃球似的裝扮。兩人一樣近視戴著黑框。奇怪在白色光線裡，他們看起來是青少年模樣，大約高中

十七八歲年紀，卻又讓她感覺應是更小的孩子。如同國小生要去遠足，替每天日落之前的時光做一場旅行大冒險。但實際上她根本沒碰過高中的他們，後來再想想，初識時他們的確都才十八，這樣能算認識高中的他們嗎？

其中比較小的那個接過鑰匙，笑嘻嘻地跟她說掰掰。她想問這裡是我家嗎？或者是「我們」的家？但來不及，白鐵皮門清脆地喀噠關上了。

她往回走，到三樓推開落地窗，露臺上剛好可以看見兩人移動的頭顱頂，有說有笑地離開她的視線。

這棟房子堅實、穩定。像綿長悠遠卻熱情的呼吸，吐出來是陽光。每個轉角接縫都完整，角度完美地彼此嵌合，沒有落差距離。磁磚質地光滑可是有西班牙風格圖案的紋路，踩著感覺心安。粗粗的質地騷著腳底板。

她是滿身大汗從夢裡驚醒的，並不是因為做的夢本身。如果可以她想繼續把夢做下去。那不是噩夢，甚至讓人有點懷念。她在大白大亮、刺眼的光線裡躺了幾秒，清楚意識到自己一身黏膩溼滑，整個床鋪像有團火躲在裡面燒，發熱發燙。皮膚與棉被接觸的地方也燙，她把被子單手掀翻到身側另一頭。轉身拿起手機，九點三十五分。難怪光線已亮到刺眼，搬進來後她一直沒去添購窗簾，生活總是倉促的。明明和夢裡是同樣色系，白光在現實生活卻讓人躁鬱不安。六月了，天氣轉熱。她在幾星期前的五月底時刻已經把冬衣草草洗過，隨意晾折，塞進小小的五斗櫃裡。

她現在穿著的薄背心跟軍綠短褲也幾乎全被汗水浸溼。

一晚只能開兩小時冷氣。部分原因是來自於室友的建議。沒有獨立電表的頂樓加蓋空間，每月電費就是兩人平均分攤。室友房裡的冷氣早就壞了，靠電扇度過每日。可是她沒有電風扇，冷氣於是每日只開兩小時，白天在家裡，測量自己能流出多少汗。

天氣真有那麼熱嗎，還是她的房間有毛病？或是整間屋子都有毛病？她推開房裡唯一一扇對外窗，玻璃外還有一扇紗窗，底部完整裂開出一條縫隙，像摩西分開紅海。任何昆蟲要進來都沒問題，更不要說原本就活在屋子裡的。整個房間蒸騰著一股熱氣，蟄伏在隔板牆與充滿縫隙的便宜木質地板上，看不見卻感受得到。像惡夢。

二、浴室

每次洗澡的時候她都會想到前同事。

浴室的格局很詭異。應該說，因為是頂樓加蓋空間，整棟房都很詭異。在出入的門口旁另有一扇門，裡面的空間是儲藏室，整個儲藏室沿著這個屋子環繞成L型。浴室窗戶沒有直接對外，而是在儲藏室裡，看到的是另一扇窗戶，儲藏室的窗玻璃，更外面才是模糊的燈火。她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出版社，部門幾乎全是女性員工，她沒想過要和女生打成一片是如此困難的事。在那工作了兩個月，每天在辦公室待滿九個小時，她依舊抓不住聊天要領，什麼時候該笑，什麼時候尋求幫助支

援，什麼時候該說廢話。

認真把工作做好吧，她安慰自己。某一次下班路上和兩個前輩同路，她其實緊張，想著這也許是拉近距離的好機會，胡亂講著超級無聊的話題。她說自己現在住的地方有很多蟑螂，而且浴室蓮蓬頭的水溫只有燙水跟冷水而已，無論再如何精細地計算時間，調整、旋轉開關角度，永遠無法將出水調節到真正適合的溫度，最多也只有冷水變成燙水、或燙水變成冷水間的那幾秒能夠享受溫水的溫度。前輩雙眼圓睜發出驚呼：「真的假的！冬天會超痛苦的，妳可以考慮搬家了。」

前輩留一頭長波浪捲，染過某種顏色、又褪掉。畫完美眉型上班。健談、反應快如子彈，直言快語甚至辛辣。天生聰明與後天世故完美融合收放自如，懂得誰該尊敬誰是屁。工作對她來說彷彿只是很能接受的生活一部分。她的生活理所當然是充滿的，與男友同居發生的趣事、參加路跑活動、網購喜歡的美妝用品、嘗鮮不同的餐廳，趕赴一場午夜電影……前輩總不吝於和其他人們談起，昨晚如何度過，今晚又將去到何處——對她來說很難，要和辦公室裡的人類同朋友般相處。當然，前輩交談的對象也從不會是她。

真的假的，冬天會超痛苦的，妳可以考慮搬家了。這話後來常迴盪她腦中，沒有預兆，像流經大腦的一般念頭忽忽跳出來。好典型，是一個不太熟又想要維持禮貌交談，對於一個不知如何回應的話題想要下個注腳的臺詞。前輩完美地扮演了她該

扮演的角色，在這個不知所云的劇本裡。她也難想還能有什麼別的反應，就這樣了。

此後，每當洗澡扳開開關時她總想到那個前輩。想到兩人同腳步地走至捷運站，前輩想要迅速結束話題的表情，說完掰掰就快速地走到另一方向月臺，再不往她看上一眼。

除了她，設計部還有一個資歷也算尚淺的同事X，大約比她早來一個月左右，安靜，纖細嬌小，總穿近年很流行的古著式洋裝。組長總不忘拋去幾個話題，讓同事X適時接住，不論X回答什麼，總能引發其他人的笑聲，那種笑聲不是發自內心覺得此對話此人真幽默的笑，是縱容溺愛晚輩，帶鼓勵性質的笑。組長從不做話題給她，即使她自己丟出話題，組長也低頭滑著手機。

離職後第一日。無聊的午後她看著Instagram，意外發現前幾天夢過的、那個接過鑰匙，笑嘻嘻地跟她說掰掰那個學弟，交了女朋友，她也認識。她覺得有點欣慰，想起某一次學弟問她自己怎麼了，如何在情感上磕磕拌拌，即使真心付出卻不見的就能留住什麼。少數覺得貼近此人的時刻。

她繼續滑著手機，不小心睡著了又醒來。躺在床上看了A片。內褲裡面濡溼一片。剛才看的那部片是在浴室裡，她也脫下了拿來權充睡褲的寬鬆短褲走進浴室，室友不在時她常不穿褲子，像只有自己住。

她的自慰只限於摩擦外部。沒有任何東西，包括棉條、月亮杯，或其他別的什

麼，沒有任何東西放進去過她體內。她站著背對鏡子，左手扶牆，雙腿打開。結束之後她站在原地，雙眼凝視天花板，前幾個月颱風吹掉了一塊隔板，又被室友草草放回去，暫時擋住露出來的黑洞。看起來像本就屬於那裡，又格格不入，嵌合不起來，視覺裡突出明顯一塊，但觀看者內心雪亮，黑洞還是在隔板後頭。整間浴室看來陳舊泛黃，沒有A片裡富麗堂皇。在浴室裡做這事，也就這一次。

三、漏水

梅雨季來了。雨不定期到訪，白天強烈紫外線毫不留情直射，下午卻總下起暴雨；有時則整日都萬里無雲，光線幾乎可以射穿人皮膚。下過雨的話空氣變清涼，房間內的空氣卻更難耐，除了悶熱還多了潮溼，像整個房間泡進某種史前巨獸身上摘採下來被加熱過的油脂裡。

漏水發生那天，大約中午時分。她縮在自己的椅子上，焦躁瀏覽臉書。感覺自己如此浪費時間，又想不出事情可做那種焦躁。有人在敲客廳的窗。她倉皇走出房間。一個沒見過的男人就站在窗前。見她劈頭就說：「小姐，樓下漏水了。」

她還搞不清楚狀況。什麼漏水？

「樓下大概你們廚房這個位置一直從天花板滲水，是不是你們這裡的管線怎麼了？還是水龍頭沒關？」

怎麼可能？她整個白天都沒有去動廚房流理檯的水龍頭。她敏感地意識到不能開門讓對方進來。

「我沒有用水龍頭耶，樓下是什麼時候開始滲水的？」

她明知自己沒講出不合理的話，合乎文法、禮貌、大方親切。但她覺得不太對勁，有些懷疑，自己說出來的話或音調或表情，是正確嗎？她突然想到，她已經很久沒有與電話另一頭的家人、早餐店老板和圖書館人員之外的人說過話了。她試圖從對方的表情判定，但對方唯一關心的自然只有漏水。

「今天早上突然就漏水了。前幾天下雨也沒事。會不會是你們這裡怎麼了，浴室或是廚房了什麼問題？」

屋裡沒事，浴室的水跟廚房水龍頭都沒事，就算有事，她也幫不上忙，她無法撬開牆壁和地板查看管線，準確找出那些水從哪來。這棟房子本來就不是她的，它的前世今生與她無關，好的壞的她都做不了主。真的壞了要修，也是房東請人來修。她又不是房東。

她又不是房東。眼前的男人說自己住樓下，是房東那邊的人。她猜測是房東兒子。那何必來問她？她看起來比水電工還行還擅長嗎這類事？

她看著眼前的男人，很想問，那現在要怎樣呢？你已經知道，我們都處理不了這個問題了。我的屋裡沒事，而你的屋裡漏水。我並沒有打開水龍頭，你的臥室卻

漏水了，問題大約在我的地板你的天花板裡，藏在肉眼看不見的地方，和蟑螂一同存在的管線們水在裡面流動，夾帶頭髮、沐浴乳泡沫、體液、尿液和衛生紙屑屑。那不是我們可以解決的事，你這樣問我，希望從我這裡聽到什麼答案呢？廚房浴室是不是有問題，可能有吧，或許可以說，絕對有，只是我不知道。我不會知道的。所以，你想要怎麼樣呢？為什麼你會覺得從我這裡可以得到答案，好像拋出什麼，就必須，也必定有人接住。

她沒有如此回應。只是露出應酬似的，計算過卻終究不知道有沒有達成那效果，應該要開朗、溫和、又帶傻氣的笑，重複再說一次樓上屋裡一切如常，可能真要等房東請專業師傅來看看。她毫無道理想起曾經跟前輩提到家裡無法洗溫水這件事情。

對方要留下電話說方便聯絡，如果有再漏水會告訴她。其實她想拒絕，樓下漏水真與她無關，她幫不上忙。就算接到了電話，知道樓下此時此刻又漏水了，然後呢？她能怎樣？她不就是繼續待在樓上，對一切無能為力？難不成這男人還需要她的安慰？

那男人走了。她回房裡，卻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回到開始的狀態，像死去多時的人被一腳踩進棺材裡整個攪亂，遭侵犯似的驚嚇難以恢復平靜。她坐在自己從 IKEA 買回來的黑塑膠椅上，試圖平緩呼吸，將剛才的事驅出腦裡，也從皮膚上趕走。他為什麼需要手機號碼？

「我知道，我明白，這讓人焦慮而且沮喪，天花板滲出的一道水痕將會讓你根本無從專注在自己想要專注的事物之上，但再忍耐三十八個小時吧，馬上就會有人來修好了。」她想像自己這樣說，空泛無意義的安慰，幾乎要真把這些話用嘴巴說出來了。像抓著劇本的名伶演員，排演齣有獨白的舞臺劇。

那人還真的打了電話來。當時她正躺在上床，準備睡上個覺，好打發掉一天中的幾個小時，半夢半醒間手機震動，她朦朦朧朧，感覺腦袋和外面的空氣都是朦朧。陰天的溼氣弄糊了一切。床單有一種黏附灰塵的觸感，然而實際上卻並沒有真正的灰塵。

那人說又漏水了，漏得嚴重。語氣卻平緩許多，問她剛才是否有使用浴室與流理檯洗手檯。沒有，我剛才正被你嚇得想要睡上一覺才能平復，怎知你還是來嚇人。

她說，沒有喔，剛才我都沒有打開任何水龍頭。那男人說，知道了，謝謝。

男人沒再來煩她。她躺著，拿起旁邊櫃上手機，插上白耳機，淨挑些最快樂的節奏歌曲撥放。

她的意識跟著漏掉。

然後她在傾盆雷雨聲中彈開眼皮。一時模模糊糊地有點搞不清楚置身哪裡。空氣中充滿清涼的感觸，和前幾日浸泡汗水中的泥濘感不同。果然下大雨了。

下雨了。她告訴自己。下雨了。大腦說。

她飛快翻身下床衝到窗邊。果不其然大開的窗潑了雨進來，鋁窗框軌道裡淹滿

水，窗檯全溼透了，雨水飛濺到書桌以及放在窗檯下的髒衣籃，弄溼了幾件上衣。

她亡羊補牢關上窗，風雨聲變小了一點點，卻還是吵嘈。這是聖經時代的雨吧，可是現在沒有方舟了。她的方舟就是這一條兩坪大小，充滿隙縫的長方形。街上摩托車汽車呼嘯而過的引擎聲與家家戶戶煮晚餐的煙霧不分青紅皂白灌進。這條方舟沒有保護她度過任何洪水侵蝕，只是倒也讓她能夠暫時不去看別人臉上的表情。可這方舟不是她的，只是隸屬這棟房子的一部分，還是很小一部分。

四、。

漏水的原因似乎跟裝在儲藏室裡、浴室窗外的熱水器有關。但詳情她也不是很理解，或說根本不在意。男人打電話給她的第二日，房東太太偕先生一同上樓，開儲藏室的門進去。那時她還在睡，莫名被距離很近的金屬敲打聲吵醒。

她躺在床上，和前一天早晨醒來時同樣滿身大汗。一開始尚未回過神，以為這棟房子要被拆了，由於是加蓋違建的緣故。再兩秒、不，再三秒，有鐵球將凌空襲來，在半空甩出完美半圓弧，把她打死；又或，是有小偷闖進，意圖拿走什麼，接著放火燒掉這裡。

她走出大門，正好碰見房東太太。房東太太跟她講臺語，可她真聽不太懂。在家鄉，她聽不太懂閩南語，更別提說得一口輪轉。在異鄉照舊是個局外人。

房東太太與她先生在後頭敲敲弄弄，一會兒喊她開開流理檯水龍頭，一會兒要她去浴室試試熱水如何，有沒有熱。

漏水似是修好了。房東太太露出牙齒：「若是有再漏水，麻煩哩擱注意注意，再甲阮貢。」她露出自認完美的笑容，乖巧有禮地道了謝。房東太太繼續還在外頭忙碌，替靠邊排排站的那些盆栽澆水。她在大開的房子門口前站著，想著房東太太什麼時候會離開，她好累，不能再承受更多一點熱度，現實生活中人類的熱度。臉皮跟臉部肌肉像分開了，她的臉上始終掛著禮貌而無辜的表情。

房東太太和先生相繼下了樓，她關上門，躺回燥熱的床鋪。房間裡一樣亮得刺眼。繼續睡吧，沒什麼要緊的事，沒有什麼非見不可的人，錢包裡已經沒有鈔票了，出門吃飯也其實不那麼必須。

繼續睡吧。她跟自己說，卻暫時沒了睡意。她拿起枕頭旁的手機隨意滑看，不經意滑到一則動態，夢裡那個年紀比較大的學弟掛上了穩交，對象是與他糾糾纏了好久好久的學妹。這個學妹能自由進出他家待上一晚，請他買消夜、接送車站，傷心失戀時總是需要他陪伴。連他四周朋友都快看不下去的那個學妹。

她把那則動態的每個字讀完，其實也沒什麼內容，就是日期，還有穩定交往中這幾個字。然後把手機擺回枕頭邊。在一起了，也不錯吧，大概學妹這次是認真的，會好好跟他交往。繼續睡吧，也許在夢中睡著睡著，就死掉了，可能也沒差喔。死

掉前，搞不好可以做上次那間西班牙房子的夢。這次夢裡大約不會再有誰，只她一人，穿睡衣晃蕩，拿裸足踏過那屋的堅實、穩定，陽光被裝滿在內。

＊評審評語

她一逕站著微笑或試圖保持一個禮貌而無辜的表情。是的，工作與生活上她都格格不入，美好只有在夢中，西班牙式的房子，可人的學弟……。作者刻畫了「一個年輕女性的長期困境」，而且不再企圖突破，只想在夢中死去的放棄。沒有激烈的情感與動作，平和文字下的實情才是令人驚心，這正是作者優異的營建。

——陳雨航

＊得獎感言

感謝一路上所有遇見的人，那些幫助過我、互相彼此搖旗吶喊的，曾經或者未來的美麗。